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

主編 史樹青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啓功題籤



上海教育出版社

責任編輯 莊 葳
攝 影 孫克讓
邵玉蘭
劉 麗
董 青
林雅夫[日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法书大观. 第1卷, 甲骨文、金文. 1 / 史树青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
ISBN 7-5320-4811-X

I. 中... II. 史... III. ①书法-中国-古代②甲骨文-图录③金文-图录 IV. K87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5945号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第一卷 甲骨文 金文一		全十五卷	
編 著 者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主 編		史 樹 青			
出 版 者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 址：中國上海永福路一二三號 郵政編碼：二〇〇〇三一			
版 次		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總 發 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印 刷		上海書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定 價		壹佰玖拾伍圓			

ISBN 7 - 5320 - 4811 - X/G · 4781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第一卷 甲骨文 金文一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史樹青			
副主編	杜耀西	何其耀	范世民	
委 員	王 宜	王育成	史樹青	包南麟
	杜耀西	何其耀	呂長生	范世民
	周 錚	莊 葳	陳 和	孫克讓
	許青松	楊文和	楊桂榮	蔣文光
	趙金敏	劉家琳	顧景祥	
顧 問	啓 功	趙樸初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序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俞偉超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經過數年精心策劃、編纂終於出版了。全書由十五分冊組成，其內容從商代的甲骨文、金文起至清朝的墨迹，基本上再現了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國書法藝術的整體面貌和內涵非常豐富，一家博物館的藏品只能顯示其中內容的一部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任務是收集、保存、研究中國歷史發展基本過程中的各種文物，並對這些文物加以說明、解釋，進行展示。由於這些藏品的年代跨度大，種類極為豐富，因此這部《法書大觀》也能充分反映出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基本脈絡和變化。此外，還有許多內容除了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外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在人類藝術寶庫中，書法是一門極其獨特的藝術。它通過文字的藝術處理，體現了創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以象形文字為基礎的文字結構才會逐漸地形成這種藝術。中國與日本至今仍在使用這種結構的文字，書法愛好已成為兩國社會的風尚，正因為這樣，中日兩國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這部《法書大觀》。

我認為：從古到今，人們各種情感本質都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古代藝術經常得到當代人的共鳴，以至能打動人們的心扉。書法藝術中表現出來的情緒非常微妙，難以用簡短的語言表達，許多書法藝術不僅僅能打動讀者，而且還能從各種角度熏陶讀者的情感，陶冶讀者的情操。正是這點使得書法藝術源遠流長，長期存在，廣泛地普及開來。

中國歷代書法文字的內容是一種歷史的記錄。它包含着書寫者的舉止和情感，是了解我國史實的珍貴資料。如果從書法的藝術形態特征來說，它還與書寫工具和材料（如筆、墨、甲骨、銅鐵器、磚石、竹木簡牘、絹帛和紙等）的變化有關，也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崇尚。

本書編委在選取作品時，除了把中國書法藝術中的珍品收入外，還選取了相當數量的有利于了解書寫工具與材料變化的內容，選入了不同時代的社會習俗變遷的內容。體現歷代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是這本書的編纂要旨，也是本書的特色。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概述

史樹青

漢字書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之一。它既是文化交往的工具，具有實用價值，也是一門獨放異彩的藝術，具有欣賞價值。發揚書法的優秀傳統，普及漢字書法知識，對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歷史博物館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以來，在國內外各界人士及文物、博物館等單位的關懷和支持下，不斷地豐富館藏。徵集、保存和向大眾公開各種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藏品，是本館的光榮職責，將這些文物編輯出版更是本館的重要工作之一。近年以來，在館藏文物的研究和出版中，有關古代書法藝術的藏品，雖然在報刊雜誌上有些零散介紹，而系統編輯出版，尚付闕如。爲了進一步發揮博物館藏品的作用，滿足社會需要，本館自一九九〇年起成立編輯委員會，着手編輯館藏歷代與書法有關的文物資料、金石拓本，爲《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十五卷，分期分冊出版。從歷史方面看，全書是一部比較系統的書法史文物資料匯編，亦是一部漢字發展史文物資料匯編，每一件文物都具有一定的歷史藝術價值。編輯委員會以我在館工作時間較長，且粗通漢字書法藝術，囑爲全書作一簡單介紹，以便讀者瞭解全書的大致內容。

中國漢字起源甚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從成熟的形體兼備的甲骨文、金文開始，就對書寫有美的要求。不過甲骨文是用刀刻，金文則用陶鑄。當時墨迹未能流傳下來。我們所見到的先秦書寫的簡冊、帛書，傳至今天者，亦是在近年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因此我們對先秦書法的研究，必須從文字學、史學的領域，擴展到書法的領域。

甲骨文主要是商代王室的卜辭和記事。書體結構：一是早期象形字居多，晚期形聲字增加；二是筆畫任意增減，偏旁也不固定兼有合文；三是結字多作相向型，追求筆畫肥瘦相間，形體、布局美妙協調；四是隨着商王、貞人之遞更，書體出現了分期分組的變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一九三七年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編》自序中，已指出甲骨文爲一代法書，原

文略稱「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鍾、王、顏、柳也」。根據近年的研究和考古發現的實物，甲骨文的書體和字形，是確定甲骨屬期或組的一項重要依據。由於郭沫若先生提出殷世鍾、王、顏、柳說，人們多把甲骨文屬期的書體分爲：賓組，相當於商王武丁時期，一般書體挺拔雄健，類似後世顏真卿書風，是甲骨文中的精品；子組，武丁時期非王卜辭，字體細小，轉摺處乾淨有力；出組，相當於祖庚祖甲時期，字體大小偏中，行氣整齊，字形端正；何組，相當於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筆道凝煉，行氣爽朗，有爛漫之致，可視爲甲骨文中的行楷；黃組，相當於武乙、文丁至帝乙、帝辛時期，字體細小精緻工整，一絲不苟，如鍾繇、王羲之小楷。除此之外，還對甲骨文的契刻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爲不但是以銅刀代筆，而且玉刀亦是契刻甲骨文的工具。所以，我們對甲骨文的研究，除了研究歷史以外，從文字學的領域探討文字的起源及其形體結構和書法藝術，亦是主要的內容。

本館所藏商代甲骨，除了著錄於羅振玉《殷墟書契菁華》的一部分大骨版外，尚有王國維《戠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著錄的一部分，戠壽堂其它部分現藏上海博物館。由於當初《戠壽堂所藏殷墟文字》編者的疏忽，其中四十片反面失拓文字未能收入，沈之瑜、郭若愚二先生對兩館所藏作了校對，發表於《上海博物館館刊》第一期，本館所藏反面未收的三片，本書均爲補入。此外何遂、于省吾、唐蘭及姚華諸先生所藏甲骨，多歸本館收藏，其中何遂、姚華先生所藏雖多小片，但未經著錄，是不可多得的資料。

此外，近年小屯南地考古發掘所獲甲骨，本書亦收錄數片，以見一斑。

書學前輩以筆代刀，用甲骨文集字爲楹聯，始自本世紀二十年代初，繼而以甲骨文集古詩或自撰句。較有代表性的專著，有一九二一年羅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九二七年章鉅、高德馨、王季烈、羅振玉合集《集殷墟文字楹帖匯編》、一九三七年丁輔之《商卜文字集聯

附詩》、簡琴齋《甲骨集古詩聯》等。這些專著在國內外流傳了五六十年，具有一定的影響，為後來摹寫甲骨文的人們，提供了學以致用的參考資料。一九八五年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重印了羅振玉的《集殷墟文字楹帖》，姚孝遂先生在書後校記中，對羅氏研究和整理甲骨文字的開山之功，作了正確評價。同時對《楹帖》原印本中的釋文和文字書寫上的一些錯誤，作了必要的訂正。

在考釋古文字的方法中，臨摹書寫是必要的功力，通過摹寫，可以分析文字的偏旁，掌握文字的結構。至於甲骨文字釋文的問題，有些古文字專家尚存在不同的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本書所作釋文，則據通說。在圖版方面，拓本照片，同時並用，以便讀者見到每片甲骨的契刻方法和有關情況，利於進一步對甲骨文的深入研究。

金文是青銅器上的銘識，亦稱鐘鼎文。宋代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著錄夏器二（實系周器）、商器二〇九、周器一五三、秦器五、漢器四二，共五一一件，除著錄其文字外，並加考釋，此書紹興十四年刻石，今僅有宋拓殘葉留傳，殘葉分藏上海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臺灣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處。一九三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影印內閣大庫舊藏殘葉十紙。此書名稱法帖，並刻石傳拓，知宋人對金文書法的臨習，已十分重視。

中國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始於商代，盛行於兩周。商代金文的書體，與甲骨文相近，且字數很少。文字最多的邲其卣，有銘文五十字，是很罕見的。當時的青銅器，除少數為貴族生前用器外，多數為宗廟祭器，其銘文有的記器主的氏族或名字，如鼎、婦好釶；有的記所祭祀先人的稱號，如后母戊鼎；還有的兼記氏族和先人的稱號，如象祖辛尊。至于少數帶有記事的銘文，則多出現在商代晚期，如般獻。

西周前期（周武王到昭王）青銅器銘文逐漸加長，字的筆畫多有顯著的波磔，長篇銘文，氣勢渾厚，武王時的銘文很少，本館所藏天亡毀銘文七六字，記載武王滅商為其父文王舉行大禮祀典，天亡作為陪祭人而作器。有的專家考證，此器可能是武王滅商以前所鑄，如果這種意見正確，則此器就是西周最早的青銅器了。另一件孟鼎，或稱大孟鼎，為西周初期器，銘文二九一字，記載康王二三年策命其臣孟，賞賜孟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的史實，字體端莊，行氣規整，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

西周中期（穆王到夷王）和晚期（夷王到幽王）的青銅器，銘文更多長篇，迄今發現字數最多的一篇金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長達四九七字。本書所收虢季子白盤銘文一一一字，是傳世最大的銅盤。李學勤先生在《古文字學初階》指出：「西周末年，有些銘文的字體

開始有新的變化。虢季子白盤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風格上開後來秦人文字的端緒。古書載，周宣王時有太史籀作《史籀》十五篇，《說文》的籀文即以得名。現在學者都認為籀文近于秦人文字，所以虢季子白盤的字體有可能就是《史籀》同樣的文字。」

西周滅亡，周王室東遷，朝廷勢力衰落，諸侯器物逐漸增多，有些地方出土的金文，字形詭異，文字亦不易索解。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以晉、鄭、齊、楚等大國為多。春秋晚期，南方的徐、吳、越、楚青銅工藝發展很快。越國出現的鳥蟲書，形體精美，是當時的美術字。春秋時期青銅器如晉國的欒書缶，越國的鳥蟲書銅劍，皆錯金絲銘文，金銀錯青銅器是當時出現的新技術。

戰國青銅器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繼續。但是使用器增多，祭祀器漸少，銅器銘文除了隨器冶鑄以外，不少是鑄成後所刻的。當時各國的字體不盡相同，許多器物刻有製器工匠和督造官吏名字，體現了「物勒工名」的制度。

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小篆為官方的標準字體，以別於先秦的大篆。關於它的由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說：「李斯等」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但秦統一文字並未能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完成，而是通過漢武帝以前的幾十年期間逐步定型的。從我們所見到的漢人墨迹和金石文字，可見漢代的文字和戰國的文字差異很大，所以人們把先秦文字稱為古文，而漢代的文字稱為今文。

一九三一年容庚先生做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之例，編撰《秦漢金文錄》，其書收集秦漢金文拓本最為完備，但由於書成於五十年前，其後出土秦漢青銅器之有銘刻者未能入錄。本館所藏除一部分見於《秦漢金文錄》外，多數為近年出土器物，可補《秦漢金文錄》之不足。

古陶文字始於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號，近年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刻文陶器、陶片，山東莒縣出土大汶口文化刻紋陶罐等，許多學者認為是漢字的開端。商周陶文形體已臻完備。戰國陶文近世出土甚多，以齊國的臨淄、燕國的下都（武陽，今河北易縣東南）為最富。其它如陝西咸陽所出者為秦陶，山東鄒縣所出者為滕、邾諸國器。顧廷龍先生《古陶文彙錄》稱，古陶殘字，齊出土者字多，魯出土者字少，器有豆、區、釜、盆、缶、壺、量等；燕陶所出，則以易縣為中心，器物有豆、罐及建築所用井圈等。戰國陶文內容不外年月、地名、官名、工名、器名，行款無一定規格，除齊陶印有王國官璽外，其它官私陶業多為一般印記。晚清陳介祺、吳大澂是第一批收藏研究陶文的學者，在陳介祺《簠齋尺牘》光緒三年十一月六日致吳大澂的信中說：「弟冬來無恙，唯古陶時至。選收釋拓，終日從事於此，亦至勞冗。今竟至二千種，剔殘尚多，謹以全份補寄。」又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信稱：「大著《古陶文字釋》四卷，二千年來古文字未發之藏，祺之世及見之，祺之友能讀之，真至幸矣。」可見諸家對古陶文字研討之勤

奮。

本館收藏的陶文原件甚多，其中齊陶部分爲陳介祺、劉鶚、方若遞藏；燕陶部分除了易縣陳雲瀛燕陶館所藏者外，一九三〇年以馬衡先生爲首的燕下都考古團採集品，居於多數。其它漢代至三國時期的陶文，館藏較少，本書盡量予以入錄。

古陶文字雖然不如甲骨文、金文之多，然而有些長期不易釋讀。高明先生近撰《古陶文字徵》，辨析精審，釋文頗多可信。高先生又撰《從臨淄陶文看僮里製陶業》一文（未刊稿），根據齊陶文中常見的繇僮、楚郭僮、左南郭僮、王卒左僮等名稱，認爲僮即鄉鎮之鄉的本字。而鄉迺後來使用的假借字。高先生舉齊陶文中僮字的寫法，約有七種：「𡇗、𡇘、𡇙、𡇚、𡇛、𡇜、𡇝」，認爲此字的解釋最初吳大澂釋爲「𡇗」字，顧廷龍、金祥恆均釋遷，周進釋鄙，李先登釋縣，方濬益謂是鄉字之異文，李學勤初釋鄙，後改釋鄉，鄭超從方、李二氏之說也讀鄉，并謂此字結構似可分析爲從襄省聲。高先生進一步認爲吳大澂釋此字爲𡇗，基本不誤，方濬益謂爲鄉字異文，更爲精闢。但是他們皆未說明僮字的結構與鄉字的關係。蓋僮字從行𡇗聲，𡇗字《說文》作𡇗，僮字古文從人𡇗聲，也省作𡇗，說明𡇗、僮皆由𡇗得聲讀音相同，古爲心紐元部字；鄉爲曉紐陽部，僮、鄉不僅聲紐相近，而且韻部相通，古音相同。古僮、鄉是同音字可互相假，故讀僮爲鄉，皆無可疑。高先生還認爲甲骨文鄉字作𡇗爲𡇗之本字，而陶文僮字，無論從字形、字音、字義各方面考察皆可證明爲鄉之本字，僮是被人忘卻了的古體。本書關於僮字釋文，採用了高明先生之說。至於齊陶、燕陶文字，尙有未能釋出或誤釋者不少，仍待古文字學家的努力。

磚瓦的製作，與製陶有密切的關係。根據考古發現，中國建築所用的磚瓦，開始出現于西周時期。目前所見磚瓦文字，當以戰國時期燕下都出土印文「左宮巨佳」瓦當及刻字「韓藐」二字瓦當爲最早，磚文則以臨潼秦始皇陵出土印文「左司高瓦」磚爲最早。從「左司高瓦」用於磚上，可以看出秦代造磚、造瓦同屬左司空管理，高爲人名，有人認爲其人當是趙高。漢代磚文、瓦文豐富多采，可以說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時代，舉凡宮殿、陵寢、官署等木構建築，用瓦之處無不用磚。漢代古語磚文多爲範製，少數記事磚文則用錐書劃刻，瓦文多爲範製，少數尙有工匠在瓦背削刻名字者，仍是「物勒工名」之遺意。

關於磚瓦文字的研究，除欣賞其文字藝術之外，尙可以結合出土地點考察古代建築的位置與規模，清馮登府《浙江磚錄》，陸心源《千甌亭古磚圖釋》，程敦《秦漢瓦當文字》爲古代磚瓦的搜集和研究作出了成績。本館所藏古代磚瓦甚多，一部分爲端方、方若所藏，一部分爲何遂先生所贈，其中有些是何先生得自西安，傳爲漢長安城遺址出土，具體出土地點已不可考察了。

漢磚上的文字有篆書，有隸書。漢磚多吉語，如單于和親磚，字爲篆書，體現了漢朝與匈

奴的民族關係。端方舊藏延熹七年紀雨磚，錐書字體遒勁有法，爲漢草隸之代表作，晉咸寧四年呂氏磚，行書流暢，一氣呵成，體現了西晉時期的行草書風。

瓦文字形甚多，豐富多采，其中引人重視的應是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宮殿「傳祚無窮」瓦當，書法楷隸，保存了魏碑的結構體勢。河北易縣出土的「大秦龍興化牟古聖」瓦當，是十六國時期，苻秦學宮建築的遺物。據周錚先生《大秦瓦當考釋》認爲學宮當爲苻堅之弟苻融任冀州刺史時所建。瓦當「龍」作「龍」，與漢白石神君碑、北涼沮渠安周造寺碑之「龍」字相近。「興」作「興」，與東晉王興之墓志「興」字相同。「聖」作「聖」，與漢樊敏碑、北魏景明四年顯祖嬪侯夫人墓志之「聖」字相近。由此可以看出文字從漢晉向北魏過渡之痕迹。

我們當前所見到的早期墨迹，應推戰國、秦漢時期的簡牘、帛書，逮造紙術發明以後，紙本墨迹不斷出土，歷來被書法界譽爲「墨皇」的傳世品西晉陸機平復帖，面對秦漢墨迹，已不能專擅其美矣。

本書所收歷代墨迹，除在各類器物上所保存下來的書法文字以外，主要是簡牘、帛書以及卷軸墨迹。其中如信陽長台關、長沙仰天湖、荊門包山戰國墓出土的楚簡，雖然多是「遣冊」之類，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意義十分重大，在書法發展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戰國簡冊以外所收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編年紀》，墓主人名喜，在秦始皇時任獄吏，卒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編年紀》寫於秦始皇二十六年稱帝以後，雖然不是秦代統一文字所用的小篆，但它是民間通用的字體秦隸。許慎《說文解字·叙》稱：「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證明睡虎地秦簡文字，與許慎所說完全符合。結合戰國秦兵器銘文，證明隸書在秦始皇以前已有萌芽。許慎在《說文解字·叙》還說「秦書八體」中有隸書，也是有所依據的。漢代通用的文字是隸書，而篆書仍在一些禮制方面使用，本書所收武威出土的東漢壺子梁銘旌，文字寫在絹帛上，歷時久遠墨色如新。

漢代隸書爲當時官方的正式書體，直到魏晉楷書廣泛流行之後，才被楷書所取代。隸書在演變發展過程中，體勢風格有很大變化。在秦代初創階段，可以認爲是篆書的潦草寫法，用筆多帶有篆書的意味，這樣的隸書稱爲秦隸。經過兩漢人的加工、美化，逐漸形成一種結構講究、波磔雄健、體勢超拔的字體，稱爲新隸體。到了漢末，形體由扁而方，波磔變態，演化成爲楷書。本書第十二卷所收甘肅額濟納河流域、新疆羅布淖爾出土的漢代簡牘，以當時的公私文書爲主，而出土的古籍如《論語》亦欲毋加諸人「殘簡，則是西域地區誦讀古書的物證。這些簡牘代表了當時隸書的基本面貌。

楷書亦稱眞書、正書，產生于漢末，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沿用至今。楷書是由隸

書經過長期發展演變，慢慢脫化出來的，在它成爲一種新字體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帶有一些隸書的意味，直到唐初的一些書家，還習用隸書筆法書寫楷書，故楷書有時被人稱爲「楷隸」或「隸楷」。

草書的草字，是草率、草創、草稿的意思。是爲了圖快，根據漢隸或楷書的架式寫成潦草的字。其中又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別。章草是一種伴隨漢隸而產生的字體，仍是帶有隸書筆意的草書。關於章草之得名，啓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稿》論之甚詳，當以章草的寫法具有條理和法則，比較合乎章程，用於章奏，故稱章草。今草是楷書流行以後人們利用章草的筆法和楷書的體勢創造出來的一種草寫字體，今草與章草有很大區別，即在一幅字中今草不僅可以上下字相連，而且還可以大小相間，粗細相雜，正斜相倚等。故曰章草是隸書的快寫體，今草是楷書的快寫體。狂草比今草更爲潦草狂放，着意力求通篇氣勢的暢達，筆勢連綿回繞，變態無窮，這種字體出現于唐代，唐代以前是很少見的。

魏晉時期日常所用文字，除有比較規範的新隸體及章草向今草過渡的草書外，尚有不少字體界乎二者之間。其筆畫寫法及文字結體比新隸體接近楷書，有人稱這種字體即隸書的草寫，稱爲草隸。也有人認爲這是早期的行書。行書古稱「押書」，南朝宋時羊欣《古來能書人名錄》論鍾繇書稱：「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按即章草），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這裏所論的行押書或作行狎書，即後世行書的得名。當時行書用於書啓、相聞、相問，據此，今所見陸機《平復帖》、王羲之《十七帖》正名應是行書。可以認爲行書是在章草向今草過渡時出現的。

至於後世所稱的行書，認爲是介乎楷書與草書之間，伴隨楷書的流行，而產生的一種字體，「楷如立，行如趨，草如走」。可以對字體作此解釋，但未得「行押書」的確解。

本書所收新疆吐魯番、甘肅敦煌所出土的晉唐人文書殘紙和寫經，代表了各個時期的書法特色。這裏所要提出的是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文書和寫經，其中除了黃文弼先生于一九二九年所得到的一部分見于黃氏《吐魯番考古記》、《高昌磚集》外，尚有羅惇晏及唐蘭先生生前所得到的一部分，此外則是清光緒年間新疆清理財政官梁玉書（字素文）所舊藏，梁氏所藏吐魯番出土北朝人文書殘紙及寫經殘紙，生前多經王樹枏先生題識，有的見于王氏《新疆考古錄》。梁氏逝世後，子孫不守，一部分售于吳寶煒先生及日本中村不折，中村藏者今歸東京書道博物館。吳氏藏者今歸本館收藏。唐蘭先生及梁玉書舊藏各件均未見于著錄，且有的附有諸家題跋考證文字，彌足珍貴。

本館所藏敦煌石窟發現的文書和寫經，以唐代寫本爲多，較早寫經無過北朝者，個別文書、寫經，署有年款及有關人名，爲確定原件具體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唐代書法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成爲中國書法的一個鼎盛時期。太宗最愛王羲之

書，唐代書家之盛，不減于晉。國學置書學博士，當時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適美者爲中程。由于唐代書家輩出，顏（眞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各擅其長，故后世學書，多以晉唐並論。由于晉唐名家墨迹流傳甚少，學書者除了臨習名碑拓本外，古人用筆之法從文書、寫經中求之，勝於碑刻拓本多多矣。

宋代書風是唐代的繼續。北宋之初，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廣羅古帝王名臣墨迹。命翰林侍書王著摹刻禁中，成《淳化閣帖》十卷，帖中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故宋人書法，多宗「二王」。稍後各地翻刻，多從《淳化閣帖》出，故宋代帖學盛行。許多書家，臨池習帖，見聞日廣，書風不但有晉唐人氣度，還能體現個人風格。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與唐之顏（眞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成先後輝映之勢。此風延至元代，未曾稍歇。

現存宋元時期名家墨迹，見於公私收藏者爲數不少。卷軸裝潢，長期保存，流傳有緒。本書所收黃庭堅書《青衣江題名卷》，曾經南宋賈似道、明項元汴收藏，字大徑尺，是現存黃書中最大字者，此書後有庭堅所書「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似當時已刻摩崖，但刻石無存，更未見于文獻著錄、拓本流傳，存此墨迹，可謂黃書孤本矣。馮預書《歷代三寶紀》第八卷，書法端謹凝重，仍有唐人寫經遺韻。馮預四明人，宋治平元年敬寫此經付精嚴寺保藏，此可爲書林增一佳話。文天祥書《謝昌元座右辭》卷，書法在楷行之間，傳世文天祥墨迹，今所見者有《木鷄集序》、《宏齋帖》各一卷。此卷最早著錄見于明都穆《寓意編》，清安岐《墨緣匯觀》、《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卷後有王應麟等跋。天祥爲宋代名臣，其書向爲人們所寶愛。元初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中，記載有人過河間府，見燒餅主人家中，貼有四幅文天祥詩，其人裝得很隨便地說：「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我傳家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得。咱們祖上是宋民，流落至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耶？」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書以人重，于此見之。元趙孟頫致張景亮書札，紙墨精好，曾經明項元汴、清阮元收藏，是近年發現的趙書眞迹。至于福德《白馬駝經圖跋》卷，字體完全是趙書一派，款署「主大慶壽禪源妙峰福德」，知其爲大慶壽寺寺主，與趙氏同在大都。可以看出趙書對當時書風的影響。

世之論明代書法者，多謂由宋元上追晉唐，故書家輩出。當時法帖傳刻，十分活躍，其著者有晉王朱奇源《寶賢堂集古法帖》、華夏《眞賞齋帖》、文徵明《停雲館帖》、董其昌《戲鴻堂法帖》，諸帖所收古人名迹，眞僞雖不免相雜，但內容豐富，各具特色。陳繼儒刻蘇軾書《晚香堂帖》，刻米芾書《來儀堂帖》，則是一人之書，刻成專帖尤爲名貴。這些刻帖的名家，不但傳刻古帖，而本人多是著名書家。他們在繼承傳統的用筆、結字、章法、布局的基礎上，寫出了大量書法藝術珍品，流傳至今，是十分可貴的。

由于明代帖學大行，故明人多善行草書。篆隸名家甚少，但亦有一部分書家，不墨守陳

規，怪偉跌宕，突破了「二王」的範圍，提供了書法創新的範例。本書所收董其昌、祝允明、陳繼儒、邢侗、米萬鍾、陳憲章、戚繼光、王守仁、張弼、陳淳、倪元璐、毛伯溫諸家法書，可以看出明代書風的一個側面。其中如陳憲章晚年作字，束茅代筆，自成一家，其筆稱「茅龍」，字體古拙奇崛，而不失書卷氣，為當時書壇別開生面之作。而戚繼光雖然不是著名書家，其墨迹極為少見，本書存其詩頁，可視為鳳毛麟角矣。

清代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個承先啓後的興盛時代。清代初期，承明末帖學餘風，以傅山、王鐸為代表的書家，名聲甚著。康熙皇帝酷愛董其昌書法，一時文人學士幾以董書為干祿正體，入仕捷徑。但學董書者以疏淡為楷模，無天骨開張之氣，至乾隆時朝野以董字纖弱，與承平日久氣象不符。于是以圓腴豐潤為代表的趙孟頫書代之而起。形成了科舉使用的「館閣」書體，千人一面，一字萬同，個人風格，不易發展。

乾嘉以後，考據之學大盛，金石古物出土日多。拓本流傳亦廣，不少學者，由考據進而學書，遂使碑學盛行，當時言碑學者，打破了晉唐帖學的局限，舉凡商周金文，秦漢刻石、六朝墓志、唐人碑刻，大至山野摩崖，小至造像題記、磚瓦圖文，片石隻字，斷碣殘碑，皆為世重。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力倡碑學，故書家多言北碑，影響所及，至于今日。在帖學盛行之時，提倡碑學，對書法藝術的發展是有一定意義的。

世之論清代著名書法家，統稱成（親王永瑄）、鐵（保）、翁（方綱）、劉（墉）為四大家。然四家成就皆得力于帖學，其得力于碑學者，當以鄧石如、張裕釗為代表。而清代學者，多擅書法。本書所收如顧炎武《西嶽華山廟碑書後》、黃宗羲《鄭母施恭人六十壽序》，二人皆清初著名學者，筆墨仍存明人法度。其它如沈宗敬、毛奇齡、宋榮、錢大昕、阮元、李兆洛、孫星衍、馮敏昌、趙翼、林則徐、楊守敬等，諸家皆著名學者；冒襄、厲鶚、龔鼎孳、朱彝尊、蔣士銓則著名詩人、文學家。至于陳介祺、吳昌碩等，真草隸篆，各有所能，書法作品表現了清代晚期金石學、碑學盛行時期的書風。在近代書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本館收藏的法書墨迹中，卷軸形式之外，尚有一部分扇面墨迹及明清人書札。團扇、摺扇本為銷夏祛暑所用，書畫扇面又成為書家畫家所專擅，此風始于宋代，至明清為尤盛。南宋諸帝題扇之作，墨迹尚存，而明清書家文徵明、周天球、王寵、董其昌、婁堅、陶望齡、吳偉業、阮元、趙之謙、楊銳諸家書扇之作，本館歷年不斷入藏，揚仁弘雅，載入本書，別有一番情趣。至于明清名人書札，多為友朋之間問問函件，其中論學、議政之作，多具史料價值。而書法自然流露，并無許多造作氣。本館所藏此類書札甚多，從中選出于謙致葉盛、王守仁家書、高攀龍致東林友人、劉澤清致吳三桂、伊秉綬致錢維城、魏茂林致蘇廷玉、成桂致永忠、程恩澤致祁雋藻、左宗棠致袁保恆等一部分代表作品，可以看出當時函牘書法及文字內容所反映的一些社會歷史情況。

中國刻石文字開始的年代，根據現存文物，目前所知最早者為春秋秦襄公時期的石鼓文，分刻着秦國國君游獵的四言詩十首，詩的格調與《詩經》中《秦風》和《大雅》、《小雅》相近。

戰國時期的刻石，亦很少見，近年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陵附近發現的一塊「守丘」刻石，古文兩行十九字，是戰國刻石的可貴實例。

秦代刻石據《史記·始皇本紀》，有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會稽、嶧山六處七次刻石。《史記》錄五篇文字，現存者僅琅邪及泰山二處刻石殘石。琅邪刻石原石現藏本館，泰山刻石現藏山東泰安岱廟。秦代刻石相傳都是當時大書家李斯所寫，為當時的標準小篆書體。

漢代的碑刻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碑是專文勒石，為紀功表德之用。但在西漢時期未見豐碑巨碣，一般記事碑文，字皆較少。東漢碑刻盛行，尤以桓帝、靈帝時期，樹碑風氣甚盛，墓碑、廟碑發展很快。當時文學家、書家蔡邕曾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泰）碑無愧耳」。故知紀功表德的碑文，總不免有誇大失實之處。

本書所收碑刻拓本，有清拓琅邪刻石及陽三老刻石。兩件刻石原石均藏本館，清代舊拓甚屬少見。漢碑中，有宋拓《孔宙碑》、《史晨碑》、《劉熊碑》。明拓未斷本《曹全碑》。其中《劉熊碑》宋代已經殘缺，明代石毀無存，此拓殘石二塊，當是早期拓本，原為端方舊藏，四周有張之洞、楊守敬、繆荃孫、李葆恂、羅振玉等題跋，諸家皆譽為宋拓精品，庶乎近之。

本館所藏北涼《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原碑于清光緒間在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出土，旋被德人劫掠，運至柏林，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端方隨考察憲政大臣出使歐洲，在柏林博物院獲睹此碑，手拓歸國，聞原碑已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完整拓本僅此一份，成為孤本。且拓本周圍有楊守敬、繆荃孫、況周儀等人題跋，盛贊此碑對研究中國西北地區歷史及在書法藝術上的價值。

隋唐諸碑，所收者除明拓《隋龍藏寺碑》以外，有宋拓《懷仁集王書聖教序》、《虞恭公溫彥博碑》、《九成宮醴泉銘》、《道因法師碑》、《多寶塔碑》等。唐碑宋拓，類多草率，凡此諸碑皆拓墨精好，從中可以看到唐代碑刻書風。《懷仁集王書聖教序》鐫刻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年），是據王羲之墨迹匯集而刻成，開後世集字的先河。原碑現在西安碑林，此宋拓原本，是國內現存最好的拓本，為今天研究王羲之書法的重要資料。本書所收拓本，多附名家題跋，考證詳細，論述尤精，有利于對書學的探討和研究。

帖，是摹刻前人墨迹于石或木之上的拓本，舉凡詩文、尺牘皆可入帖，捶拓裝冊，供人欣賞臨習，帖石形皆橫置，與碑形高聳有別。後世凡臨書習字所用範本不論碑、帖，皆統名為帖，俗稱則可，不宜混淆碑與帖的關係。由于法帖多選自名人法書，被書家視為學書典範，故自唐摹《蘭亭序》、《萬歲通天帖》始，當時雖未刻石刊木，而摹本已起到流傳的作用。有宋代帖學稱盛，北宋淳化間木刻《淳化閣帖》，收羅內府所藏歷代帝王名臣手迹，止于王羲之、王

獻之，爲帖十卷。其中雖不免偽品雜出，但保存、流傳書迹之功，實不可沒。由于《淳化閣帖》本刻原版深藏宮禁，拓本流傳甚少，且漏收真迹時有發現。于是補刻增刊盛行一時，如《大觀帖》、《鼎帖》、《寶晉齋帖》等，多以《淳化閣帖》爲藍本，或補不足，或糾譌誤，爲宋代官、私刻帖，開創了風氣。

本書所收館藏宋拓《大觀帖》卷七、宋拓《澄清堂帖》卷十一、宋拓《顏柳白米四家法帖》，在法帖史上都是罕見的珍品。《大觀帖》是宋徽宗趙佶所製。大觀初淳化閣帖版已朽毀，且標題多誤，詔出墨迹，刻石太清樓下，或稱《太清樓帖》，卷七皆爲王羲之書牘，後葉有蔡京書「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帖由于原拓流傳甚少，明人翻刻，形神全失。宋拓《澄清堂帖》卷十一，內容雖有雜帖混入，《急就章》又被割除，但其中宋人文勛摹琅邪台刻石、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到黃州謝表》、《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皆爲蘇書精品。此雖殘卷，確爲南宋拓本，明代庫裝，爲研究法帖源流之重要依據。《顏柳白米四家法帖》系由南宋《越州石氏帖》散葉匯裝而成。其中顏真卿書《祭伯父稿》、《祭侄稿》、《鹿脯帖》、《寒食帖》都是顏書的名迹。柳公權《泥甚帖》雖是柳書隨意之筆，卻有無窮韻致。白居易《春游詩》本集未載，《全唐詩》以此應入白氏《長慶集》之作品，誤入元氏《長慶集》中，藉此法帖應予更正。米芾尺牘六通，由于摹刻精良，神韻獨到，體現了《越州石氏帖》的特點。

本館所藏宋拓泉州本《淳化閣帖》是宋代地方泉、潭、絳、汝四部名帖之一。《泉帖》或稱《泉州帖》，爲《淳化閣帖》的翻刻本。南宋淳熙間泉州莊夏復刻石上。明屠隆《考槃餘事》稱「淳化初拓不可得矣，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刻以泉州爲佳，然宋拓《泉帖》，亦不易得」。館藏之本，十卷完整，舊爲南海潘氏所藏。經新會羅天池（泮湖、一字六湖）、南海潘元永校勘題跋殆遍。惜保存不慎，後部數卷，微有蟲蛀，瑕不掩瑜，識者當能鑒之。

墓誌是埋入墓中，記載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誌文之後，有用韵語所作之銘詞，故又稱墓誌銘。一般皆刻于石上，也有寫刻于磚上者。中國墓誌約起源于東漢時期，魏晉時期嚴禁在墓前立碑，故埋入墓中的小型碑狀墓誌增多。南北朝時期，墓誌逐漸定型，誌石多呈方形，誌蓋多呈盃頂形，也有個別作龜形者。由于誌文內容敘述墓主姓名、籍貫和家世譜系，再記其生平事迹、官職、履歷，并頌揚其政治德行。最後，記其卒葬年月和葬地，銘詞韵語，表達悼念哀思，故墓誌文字具有較大的史料價值。

墓誌文字，多爲工整楷書，間有楷行諸體。北朝至隋，墓誌皆不署撰者、書者姓名。唐代以後才于誌文標題下署撰者、書者姓名和官銜，爲研究墓誌文字內容提供了便利條件。

本館所藏墓誌，最早者爲河南洛陽出土的東漢刑徒磚誌，此類磚誌自清末以來，出土甚多。刻字多爲隸體，端方收藏，著錄于《陶齋藏磚》中，羅振玉據以撰爲《恆農磚錄》。石刻墓

誌以北魏景明二年（五〇一年）元羽墓誌爲最早。其次則爲本書第十卷所收一九四八年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北魏正光二年（五二一年）封魔奴墓誌。此誌字體與清雍正間河北南皮出土北魏刁遵墓誌相同，用筆遒勁，隸意猶未盡失，是魏碑體書法的典範。除了從書法用筆和字體結構證明兩誌互相接近外，從時間上看，刁遵誌爲熙平二年（五一七年）所書，封魔奴誌爲正光二年所書，兩誌先後相距四年；從地域看，二人皆渤海人，同是北魏大族。刁誌出于南皮，封誌出于景縣，兩地相距百里，因知兩誌由一人所書是很有可能的。長期以來，書法界認爲北魏《張猛龍碑》與《賈思伯碑》同出一人之手。現在又有封魔奴誌與刁遵誌書體相同，可謂無獨有偶了。

其次本館所藏隋大業四年（六〇八年）李靜訓墓誌，書法工整嚴謹，極似唐歐陽詢書風，與著名的隋仁壽三年（六〇三年）蘇孝慈墓誌，字體亦極相近。兩誌相距五年，亦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當年康有爲在《廣藝舟雙楫》評蘇孝慈誌稱字體「端整妍美」，「筆畫完好，較屢翻之歐碑易學」，「初入人間，輒得盛名」，此語迭評李靜訓墓誌，應無愧色。

中國的古代璽印、篆刻具有歷史與藝術的雙重意義。造紙術未發明之前，國家政令文書，私家函牘，類皆書于竹、帛，行文寄發則用細繩捆縛，另製凹形木檢（俗稱封泥匣）繩結置于其中，封以紫泥，上蓋璽印，以防私拆。據近年長沙馬王堆考古發現，凡篋、筥、陶甕，存有衣物酒食者，皆有封緘之製，封泥鈐有「軼侯家丞」、「右尉」等印，因知璽印用爲憑信由來已久。不論鑄印、刻印，印文往往有「信璽」、「印信」之稱。故知璽印不僅是一種信物，且是權力之象徵。

秦始皇統一中國，定璽印之制，天子獨以印稱璽，他人不得妄用，故所見古璽印中，有先秦官璽、私璽之別。秦代以後，又有官印私印之分。東漢以後紙張代替簡牘，封泥之制，逐漸消失，而簽字蓋章，火漆封緘，迄未稍歇。此後，篆刻之學應運而起，並在中國美術史上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

自來論璽印之爲用，約有四端：一曰尋文字之同異；二曰稽氏族之源流；三曰證輿地之沿革；四曰補史官之缺佚。其質有銅、玉、金、銀、石、骨、琥珀、瑪瑙、琉璃、水晶、象牙諸類。鈕式變化多端，印文有小篆、繆篆、鳥蟲書等。歷代官私印之外，尚有烙馬印、吉語印、肖形印等。至于封泥文字，多見于戰國至漢代遺物，背有結繩痕迹，從中可以看出璽印的使用情況。

宋元以後，書畫家用印，以石料爲主，因石料質軟，易于奏刀，故篆刻家多習用之。其實優者曰鷄血、田黃，一般則爲壽山石及青田、昌化等石，價廉物美，爲治印者所用。

歷代篆刻名家中，元代有吾丘衍、趙孟頫，篆刻得書法效果。明代嘉靖、萬曆間文彭、何

震採取漢印刀法，有所創新。清代丁敬、蔣仁、黃易等治印，承古創新，游于杭州，與當時奚岡、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等，譽為西泠八家，世稱浙派。其後，鄧石如、吳熙載運用漢篆筆意入印，人稱皖派。與浙派成為清代篆刻的兩大派系。清末趙之謙、黃士陵、徐三庚、吳昌碩等，各創印派，俱有新意，為發展篆刻藝術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本館藏印以銅印為多，自戰國官璽至遼金官印，歷年多有入藏，其官璽較有名者如「君之信璽」「玉璽」「陽郃邑聖邈盟之璽」、「枝潼都左司馬」、「子全子罍」、「匕堤渠」、「安陽水」銅璽等，皆為戰國之名品，其中「子全子罍」璽，形狀甚大，出土于山東臨淄。石志廉先生在《館藏戰國七璽考》中認為「罍」當是璽節之「節」字。至于「匕堤渠」、「安陽水」，則是有關戰國水利事業的銅璽，另有「會平市璽」，河北唐山近年出土，為研究戰國時期燕國城市市場的重要文物。

秦代「公孫穀印」玉印，說明秦統一後「天子獨以印稱璽，他人不得妄用」的史實。

館藏漢代官印中如「淮陽王璽」玉印、「石洛侯印」金印、「滇王之印」金印、「漢歸義寶邑侯」金印，皆為世之名品，而「漢丁零仟長」、「漢歸義羌長」銅印則與「滇王之印」、「漢歸義寶邑侯」印，都是有關邊疆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文物。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漢劉安意墓出土的玉印，一九四六年河北柏鄉縣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發現了劉安意墓室，經當時邊區政府文物部門清理，除了出土「劉安意」玉印外，尚有銅器、陶器等物，均歸本館收藏。劉安意為西漢趙敬肅王孫，為氏節侯賀之子，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襲封為氏思侯，在位二十七年薨，見《漢書·王子侯表》。此印玉質純淨，刻工精好，當是末嗣侯位時所用。此次是第一次發表。

此外，還有清代「和碩醇親王寶」金印，此印為醇親王奕譞用印，重六·九四公斤。奕譞為光緒帝親生父，五子載灃，襲醇親王，光緒三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載灃子溥儀繼位，年號宣統，載灃為監國攝政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罷去。此印為載灃之子溥任先生所捐贈。在清代親王印中，是十分珍貴的。

清代篆刻印章，本館收藏不多，本書選收黃易、趙之琛、高日濬、鈕嘉蔭、徐三庚諸家作品，以供留心篆刻者鑒賞。

為了說明古代印章使用方法，酌選館藏部分漢、唐封泥，以見梗概。

以上簡單敘述本館藏品中有關歷代法書文物概況，選錄了自商代至清代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品。由于各類內容、形式、質地等不同，在編寫上除各卷分撰前言及圖版說明體例一致外，其它文字說明體例不盡相同。內容介紹吸收了當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由于我們學識水平所限，書中難免出現錯誤和不足之處，希望得到專家的批評和指正。

雖然如此，我們深願把這部法書文物資料呈獻給各位讀者，希望在國內和國際文化交流中起到應有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九月于北京

書藝首殷商刻辭摩其妙吉金周秦漢祭若羣花笑有史迄當
今四千年相沿文字一一留民族堪自傲 奇品館中藏不勝
僂指數數骨珍宰豕巨鼎推司母漢隸劉熊碑唐楷佛像礎大
觀孤本外澄清實翹楚 沮渠安周碑西流不復返孤拓拓誠
孤環宇每二本史料及書風可喜俱未損即此紙一張何啻圭
與琬 摩窠山谷書盈尺真奇迹持較七佛偈彼只骸與髑我
觀古人字墨書勝石刻所以殘寫經珍重如碎璧 元明書家
多真跡更千萬名人留妙墨虹光名璀璨有清時畧近崔法仍
相貫來者猶可追斯理足懸斷 妙語包慎翁口數他家寶歷
史博物館其博筆難擇至今述法書寶多數者少衆山比岱宗
但自形其小 一九九四年夏日偶拈五言六首奉題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啓功具草

啓功

顧問 啓功先生 題詩

書藝首殷商，刻辭肇其妙，吉金周秦漢，粲若羣花笑，有史迄當今，四千年相紹，文字一一留，民族堪自傲。
奇品館中藏，不勝僂指數，獸骨珍宰豐，巨鼎推司母，漢隸劉熊碑，唐楷佛像礎，大觀孤本外，澄清實翹楚。
沮渠安周碑，西流不復返，孤拓拓誠孤，環宇無二本，史料及書風，可喜俱未損，即此紙一張，何啻圭與琬。
擘窠山谷書，盈尺真奇迹，持較七佛偈，彼只骸與骼，我觀古人字，墨書勝石刻，所以殘寫經，珍重如碎璧。
元明書家多，真跡更千萬，名人留妙墨，虹光各璀璨，有清時畧近，遺法仍相貫，來者猶可追，斯理足懸斷。
妙語包慎翁，口數他家寶，歷史博物館，其博筆難掃，吾今述法書，寶多數者少，衆山比岱宗，但自形其小。

一九九四年夏日偶拈五言六首奉題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啓功具草

第一卷 目錄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序	俞偉超 I
-----------------	-------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概述	史樹青 III
------------------	---------

題 詩	啓 功 XI
-----	--------

圖 版

甲骨文	
-----	--

金文一	
-----	--

文 字

書法藝術的童年	許青松 1
---------	-------

——館藏殷墟甲骨文字的相關問題

甲骨文說明	許青松 孫 鍵 郭秀蘭 朱 敏 4
-------	-------------------

附 錄	52
-----	----

一 商代世系表

二 館藏甲骨刻辭字體分類及其時代簡表

三 館藏甲骨刻辭內容分類表

商代金文前言	馬 旭 54
--------	--------

金文一說明	馬 旭 楊桂榮 海國林 55
-------	----------------

館藏甲骨刻辭細目	81
----------	----

館藏商代金文一細目	83
-----------	----

全卷目錄

第一卷	甲骨文	金文一
第二卷	金文二	
第三卷	陶文	磚文 瓦文
第四卷	璽印	篆刻
第五卷	碑刻拓本一	
第六卷	碑刻拓本二	
第七卷	法帖一	
第八卷	法帖二	
第九卷	法帖三	
第十卷	墓誌拓本	
第十一卷	晉唐寫經	晉唐文書
第十二卷	戰國秦漢唐宋元墨跡	
第十三卷	明代法書	
第十四卷	清代法書	
第十五卷	明清扇面墨跡	明清書札墨跡